

FRANCIS FUKUYAMA

# M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 大断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作者\_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译者\_ 唐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唐磊 译

# 大断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FRANCIS FUKUYAMA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THE GREAT DISRUPTION**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1999 by Francis Fukuyam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 (美) 福山著；唐磊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ISBN 978-7-5495-6642-6

I . ①大… II . ①福… ②唐… III . ①社会进步－关系－

道德－研究 IV . ①B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681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23.75 字数：311千字 图片：41幅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导 读

# 西方的危机？

刘 瑜

经常有人抱怨：为什么老有西方人“唱衰”中国？动辄中国即将崩溃，没看见中国正乘风破浪大步前进嘛。其实，西方知识界不但老有人“唱衰”中国，“唱衰”西方自身也是他们的传统。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奥威尔的《1984》，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比比皆是的“资本主义衰亡论”，过去一百年来，从某些人的角度看，西方的崩溃似乎是随时随地的事。

《大断裂》乍一看也是一部“唱衰西方”之作。“唱衰”的角度与同时期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球》类似：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在流失，而“社会资本”是民主制度（乃至市场）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一旦“社会资本”被侵蚀，民主和市场的未来就时日无多了。

“社会资本”意指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密度与黏性。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人们通过密集、广泛的社会交往培养参与精神、组织能力、责任意识、契约习惯乃至信任，而民主的良好运作就依赖于上述社会资本的丰富。从参加教会活动到成立羽毛球小组、从组织读书会到为临终老人做义工，社会生活中来回穿梭的人际交往与联结，即使与政治毫无关系，也是在为民主制度输送养与水分。

民主的“秘密”不是“制度”约束与激励，更不是开明精英，而是——至少根据一些人——“社会资本”的丰富。

然而，《大断裂》显示，有理由相信西方的“社会资本”正在大规模流失。《独自打保龄球》提供的论据是很多社团的成员数量在减少、人的社交生活在萎缩等等，而《大断裂》则主要集中于犯罪率上升、家庭乃至社区系统的损毁以及信任的流失等现象。不同的角度，都指向同一个焦虑：随着个人主义的崛起，社群主义的衰退，西方是否会出现制度危机？

福山在《大断裂》的后半部分试图寻找答案。答案在两个方向：一个是自下而上式的一—人类具有寻求自发合作的天然能力，一旦旧的合作形式遭到破坏，人们有根据情势来调整合作方式的能力；关于这一点，福山大量借助于生物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旧的社会资本之衰落很可能是一个危机，但同时也是一個契机。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自发合作达至善治具有相当的社会条件（比如长时段的重复博弈），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府还可以介入，为培育新的社会资本提供激励机制——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危机解决方式。

所以，归根结底，福山并没有真正“唱衰西方”，而只是拉响警报，然后指出逃生的出路在哪里。

事实上，后来的历史演变以及更多研究——此书出版于1999年，至今已经十五年——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一种更“乐观主义”的态度。美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也恰恰是福山采集数据的时间之后）一直持续下降，欧洲各国也大体如此。离婚率近二十年也是稳中有降。至于美国人的社团参与精神，许多研究显示，的确参与工会、教会这种正式组织的成员大大减少了，但是—种非正式的、松散的、水平的社会交往正在崛起——尤其是互联

网兴起之后，人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密集“结社”。某种意义上，垂直型社团的减少以及水平型社团的增加，这是一个进步而非问题。换言之，“社会资本”不是衰退了，而是转型了。

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真的那么洪水猛兽？到底什么是个人主义？是指每个人自私自利、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还是指将每一个“他人”也理解为一个“自己”，其权利、尊严与利益不能被某种集体主义的口号或诉求所吞没？前者似乎只能被称为“自我主义”，后者则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比如，不能以阶级斗争或者爱国主义的名义凌辱或虐待他人——哪怕地主或所谓叛徒，也应当享有法律权利与尊严。

如果个人主义的本质是“人本主义”而非“自我主义”，那么个人主义果真与“社会资本”相矛盾吗？显然并非如此。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持续了几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正在从一个“物质主义”时代走向一个“后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普遍更认同平等（比如更鼓励女性工作权利）、更宽容（比如对同性恋）、更有创造力、更热衷于参与和表达——价值观念的这种转型，被他们称为“解放价值”的崛起。这些“解放价值”（平等、宽容、创造力和参与），不正高度近似于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但与社会资本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发展。

这其实没有那么难以理解。人们之所以对“个人主义”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往往是因为他们将个人主义理解为“我的权利，你的责任”，但真正的个人主义，本身也内嵌着“我的责任，你的权利”这一原则。正是对“我的责任，你的权利”的价值认可，催生人们的参与精神与分享意识，而这正是民主制度得以运转的文化基础。

正是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因为“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哀叹社会资本的流失，更没有必要因此匆匆断定“西方的没落”。据我观察，在有自由的地方，社会危机通常总有出路，因为自由允许并鼓励试错与纠错，从而避免了故步自封。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隔三差五的“西方没落论”，与其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唱衰”，不如说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报。福山的《大断裂》也同样如此。

献给我的母亲福山敏子，

并向我的父亲福山喜雄致以纪念

*Naturam expellesfurca,  
tamen usque recurret,  
et mala perrutnpet furtim fastidia victrix.*

—Horace, *Epistles I. x. 24-25.*

你可以拿草耙一时驱走天性，  
但它总会跑回来，  
并以其胜利挥开你对它愚蠢的轻蔑。

——贺拉斯，《书札》I. x. 24—25.

## 目 录

导 读 西方的危机？ / 刘瑜 .....	i
致 谢 .....	001

### 第一部分 大断裂

第 1 章 也算“导言” .....	007
第 2 章 犯罪、家庭和信任：怎么了 .....	031
第 3 章 关于原因的一般看法 .....	066
第 4 章 人口、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	081
第 5 章 女性的特殊作用 .....	096
第 6 章 大断裂的后果 .....	116
第 7 章 大断裂不可避免吗 .....	131

### 第二部分 论道德的谱系

第 8 章 规范从何而来 .....	145
第 9 章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	156
第 10 章 合作的起源 .....	170

第 11 章	自我组织 .....	189
第 12 章	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 .....	197
第 13 章	自发性的局限和等级制的必然 .....	215
第 14 章	超越“76 号洞穴” .....	234

### 第三部分 大重建

第 15 章	资本主义将会耗尽社会资本吗 .....	251
第 16 章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建 .....	265

附录	附加材料及其来源 .....	285
----	----------------	-----

注释 .....	303
----------	-----

索引 .....	351
----------	-----

## 致 谢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于 1997 年在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 (Brasenose College) 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 发表过。第十二章“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曾于 1997 年 2 月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克拉斯诺夫讲座”(Krasnoff Lecture) 发表过。在坦纳讲座发表的内容由社会市场基金会单独印行，题为《秩序的终结》。在此谨对上述机构和人员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我从合作主持过的两次讲习班中获益良多：一次是有关新科学问题的，另一次则是关于信息科技和生物学双重革命的。它们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对外政策研究所和兰德公司及乔治梅森大学进行。

许多人在本项目的口头发表和成书阶段给出过建议和评论，我要向他们致以谢意，这份名单很长，包括（但不限于他们）：Karlyn Bowman, Dominic Brewer, Leon Clark, Mark Cordover, Tyler Cowen, Partha Dasgupta, John DiJulio, Esther Dyson, Nick Eberstadt, Jean Bethke Elshtain, Robin Fox, Bill Galston, Charles Griswold, Lawrence Harrison, George Holmgren, Ann

Hulbert, Don Kash, Michael Kennedy, Tjoborn Knutsen, Andrew Kohut, Jessica Korn, Timur Kurian, Everett Ladd, S. M. Lipset, John L. Locke, Andrew Marshall, Pete Molloy, David Myers, David Popenoe, Bruce Porter, Wendy Rahn, Marcella Rey, Steve Rhoads, Richard Rose, Abe Shulsky, Marcelo Siles and the Michigan State Social Capital Interest Group, Lord Robert Skidelsky, Tom Smith, Max Stackhouse, Neal Stephenson, Richard Swedberg, Lionel Tiger, Eric Uslaner, Richard Velkley, Caroline Wagner, James Q. Wilson, Clare Wolfowitz, Michael Woolcock 和 Robert Wright。

本书中有关犯罪和家庭的数据，是通过向国家各个统计部门写信征集而来的，感谢这些机构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有求必应的回复常常带给我大量极有价值的数据。

感谢为我写作本书提供帮助的研究助手：David Marcus, Carlos Arieira, Michelle Bragg, Sanjay Marwah, Benjamin Allen, and Nikhilesh Prasad。David Marcus 慷慨地提供无偿帮助；本书的后五章写作得到林德和布雷德利基金会的资助。同时要感谢我的助手 Lucy Kennedy 和 Kelly Lawler 为本书手稿的发表所做的工作，还有 Cynthia Paddock, Richard Schum 和 Danilo Pelletiere 为科研小组提供的帮助。

感谢原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的编辑 Adam Bellow，最初是他为本书签约，Paul Golob 接手了这一项目，审读完全书并给予有见地的编辑意见。英国 Profile Books 出版公司的老朋友 Andrew Franklin 是一位出色的编辑，我的前两本书和本书都由他处理。国际创新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的 Esther Newberg 和 Heather Schroder 以一贯的速度和出色程度完成了本书出版的事务性工作。

我的妻子劳拉耐心地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版手稿，我的编辑告诉

我，她的判断远比我自己更为可靠。

本书手稿是在一台自组装的、拥有双处理器、232M 内存和快速 OpenGL 图形加速卡的 Windows NT 系统电脑上完成的。对于打字来说，这样的配置有点奢侈，但在后台运行 AutoCAD 和 3D Studio MAX 时就棒极了。



## **第一部分**

# **大断裂**

